

荣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困境与路径

——以荣誉教育为视角

钱再见*

【摘要】 现代荣誉教育起源于英美高等教育中精英主义教育理念的发展,其目标是专门为优秀学生设计一种个性化教育形式,以适应优秀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荣誉教育以培养本科拔尖创新人才为直接目标,透过荣誉学院组织实施,并且逐步制度化。在汲取古今中外教育理想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荣誉教育形成了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主要包括书院式管理、自主性学习、个性化培养、研究性教学和国际化发展。但是,荣誉学院在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与困境,如刚性制度与自由发展的矛盾、政策倾斜与资源不足的矛盾以及卓越目标与就业现实的矛盾等。在荣誉教育实践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主要包括,完全学分制、全程导师制与进入—退出制;“小学分”课程、“小班化”教学、“小组别”研讨;“跨学段”选课、“跨学校”学习、“跨学科”发展,等等。

【关键词】 拔尖创新人才;荣誉教育;荣誉学院;自主性;个性化;国际化

一般意义上的荣誉教育(Honors Education)是指一种为最好的学生带来诸如小班化和更高水平智力挑战等等好处的教育方式。美国荣誉教育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C.格雷·奥斯汀(C. Grey Austin)在《荣誉教学概述》(*Honor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Overview*)一文中认为,现代荣誉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the Tutorial System)、通过/荣誉法(pass/honors approach)以及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而荣誉项目的渊源则是苏格拉底对话(the Socratic dialogue)、德国的大学制度(German universities)和行会学徒制(the guild apprenticeship)。^①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安妮·N.瑞恩(Anne N. Rinn)在《大学荣誉教育的主要先行者》(*Major Forerunners to Honors Education at the Collegiate*)一文中认为,事实上,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现代大学的荣誉计划

*社会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Z032)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师范大学教改项目(18122000090427)成果。本文的英文版在2016年10月27-29日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召开的荣誉教育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卓越大学联盟荣誉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就文章核心观点所进行的研讨。

^①C. G. Austin, "Honor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overvi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vol.76, no.2, 1985, pp.85—88.

(collegiate honors programs)发端于德国和英国的高等教育。^①美国的荣誉教育是专门为优秀学生设计的一种个性化教育形式,以适应优秀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在美国,荣誉教育的组织模式形式多样,主要有荣誉项目(Honor Program)、荣誉学院(Honor College)以及荣誉与实验学院(Honor and Experimental College)等。其专业组织在早期有“优秀学生校际委员会”(inter-university committee on superior student, ICSS)。1966年后则由全国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 Council, NCHC)所取代。尽管这些荣誉项目被认为是成功的和有益的,但仍需要改进拓展方案,为荣誉教师提供福利和认可,增加项目预算,并改进课程。^②在中国,高等学校中的现代荣誉教育是改革开放后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探索,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要求。

一、荣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

所谓拔尖创新人才,简单地说,就是指具有卓越意识、创新精神和突出创新能力的人才,其主要特征包括良好的身心素质、系统的知识结构、创新创造能力以及组织协作能力等。在美国全国天才研究中心(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n Gifted and Talented, NRC/GT)主任、康涅狄格大学教育心理学家约瑟夫·S.伦朱利(Joseph S. Renzulli)教授看来,精英人才至少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中等之上的能力(Above-Average Ability)、创造力(Creativity)以及专注精神(Task Commitment)。^③荣誉学院作为实施荣誉教育的具体部门,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验基地。在汲取古今中外教育理想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荣誉教育培养本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书院式管理、自主学习、个性化培养、研究性教学和国际化发展。

1. 书院式管理

在国外,住宿学院可追溯到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创建于1180年的迪克斯—惠特学院(Collège des Dix-Huit),而去中心化的英国住宿学院制模式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重视本科生的培养,重视自由教育即人格和个性的完善,保存了师徒式的师生关系,继承了中世纪欧洲早期大学博雅教育的遗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则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英国的住宿学院制。欧洲早期的住宿学院制与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实际上非常相似。^④在中国,书院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宋代。最初的书院实际上是一种民办的学馆,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后逐步演变为半民办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成为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清朝末年书院制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探索精英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不少荣誉学院都在积极借鉴国内外书院的办学模式,尝试一种“去行政化”的教育组织形式,致力于形成荣誉学院与新型书院融为一体的办学格局。一些荣誉学院已经拥有了单独的教学设施和学生宿舍,荣誉学生相对集中居住。书院作为学生的“第一课堂”,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学术型的高端文、理拔尖创新人才,并提供国际化的教学和交流平台。在美国,有很多高校为荣誉学院提供专门的公寓,以便让荣誉学院的所有学生住在一栋楼里,借助于经常性的师生互动营

^①A. N. Rinn, "Major Forerunners to Honors Education at the Collegiat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vol.7, 2006, pp.63—81.

^②D. Owens & J. E. Travi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Honors Programs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Focus on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vol.7, no.1, 2013, pp.1—7.

^③J. S. Renzulli & S. M. Reis, *The Schoolwide Enrichment Model: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Educational Excellence*, Mansfield Center, CT: Creative Learning Press, 1997, pp. 5—14.

^④R.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western university models", in P. G. Altbach & V. Selvaratnam (eds.), *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1989, pp. 25—61.

造浓厚的学术气氛。在宾州州立大学施赖尔荣誉学院 (Schreyer Honors College), 绝大多数低年级荣誉学生都住在一个“生活与学习社区” (Living and Learning Community) 的荣誉宿舍中, 包括阿瑟顿大厅 (Atherton Hall) 和西蒙斯大厅 (Simmons Hall)。而书院式的课程体系则重在打破学科壁垒, 强调学科交叉, 突出通识课程。我国香港中文大学是实行学院和书院制并行的著名高等学府, 学院主要负责“学科为本”的教学, 书院则主要是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 通识教育多由书院承担。复旦大学于2005年9月成立复旦学院, 实行书院制教育管理体制。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探索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住宿书院制度, 配备住宿条件, 包括图书室、讨论室和公共休息区, 并积极推进书院文化建设, 利用住宿书院的特点, 组织和鼓励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活动。北京大学于2014年5月成立的燕京学堂 (Yenching Academy) 和清华大学于2013年4月启动、2015年10月正式成立的苏世民书院 (Schwarzman College) 都秉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原则, 探索新型书院的办学模式。荣誉学院实施书院式管理, 主要目标是强化本科学生的人文教育、养成教育等。在新型书院里, 荣誉师生同吃、同住、同学, 有利于增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注重荣誉教师的言传身教,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自主性学习

自主性学习是在荣誉教育环境下实现学生自由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 是体现学生自由选择和自主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道恩·勒妮·韦伯 (Dawn Renee Weber) 认为, 自主性学习是为先进的学生设计的, 目的是使其能够比在传统的课堂环境中更加深入地探究一个感兴趣的特定主题。^①优秀学生之所以优秀,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具有强烈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美国学者保罗·G·弗里德曼 (Paul G. Friedman) 认为, 学习卓越 (academic excellence) 的一个标志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 使用诸如独立自主的学习 (independent study)、实地考察 (fieldwork) 以及同伴教学 (peer teaching) 的形式。学生的成熟就是从依附性学习 (dependent study) 到自主性学习 (independent study) 的进展。当他们足够成熟了, 换句话说, 就是能够从事自主性学习和研究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需要在班级规模的群体中接受指导了, 因为在班里他们必须按照大多数人的步伐行进。自主性学习和独立性工作可以让最有能力和最为坚定的人去实现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因此, 自主性学习是培养卓越 (fostering excellence) 学生的一种特别恰当的方法和途径。^②学习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自立”、“自为”、“自律”三个方面的特性, 这三个特性构成了“自主性学习”的三大支柱及所显示出的基本特征。在培养过程中, 实行自主选专业、自主选导师、自主选课程, 让学生的兴趣、特长及成才意愿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通过组织研讨小组、学习沙龙、研讨会等多种方式与途径创新教学模式, 使学生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决定发展方向。

3. 个性化培养

大学以人才培养为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student-centered) 的教育理念。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则根据荣誉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利益诉求、兴趣爱好及文化背景, 在注重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 积极探索富有创造性、创新性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荣誉教育实际上就是大众化教育时代专门为高校优秀本科生特别设计的一种个性化教育模式。在实行学分制的基础上, 强调发扬个性,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式。学校不规定固定的学习年限和固有的教学模式, 教师可以开设各种各样的课程, 学生自主选择发展方向。例如, 在美

^①D. R. Weber, “Independent Study: Direc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vol. 13, no.2, 1989, pp.85—89.

^②P. G. Friedman, “Independent study, fieldwork, and peer teaching”, in P. G. Friedman and R. C. Jenkins-Friedman (eds.), *Fostering Excellence Through Honors Program.: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86, pp.87—98.

国新泽西理工学院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JIT) 阿尔伯特·多尔曼荣誉学院 (The Albert Dorman Honors College), 荣誉学生要创建一个“个别化教育计划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以增强他们的个人规划、学术提升和职业发展。荣誉学生要与导师一起讨论制定这一计划,以充分考虑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合作项目、领导力训练以及他们感兴趣的社区服务活动。随着荣誉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深入,他们还要与导师修改和完善计划。^①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取向就是要改变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赋予学生更大的自由选择课程的权力。这也就要求高等学校改变以往过于僵硬的教学体系,转而实施较为灵活的学分制,突出个性化培养。荣誉学院更应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遵循“一切为了学生”的人才培养理念,实行“一人一套”个性化培养方案,满足学生对个性化教育的要求,以及社会对多层次、多样化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一些荣誉学院如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积极聘请国家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杰青、各专业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担任荣誉学院的通识课程主讲教师和学业导师。荣誉学生在通识教育阶段由学业导师指导设计一个适合自己成长成才的学习计划,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在进入专业教育阶段后,则由专业导师指导专业学习和科研训练,实施因材施教。

4. 研究性教学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一种独特的养成教育模式,即荣誉教育。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教学模式,这就是“研究性”教学。探究是一个多层面的活动,包括观察和提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成的结论。探究始于研究假设的确定,并基于假设制定调查研究计划,然后根据实验证据对已有的结论作出评价,进行批判性的和逻辑性的思考,同时考虑其他替代性的解释。约翰·杜威在《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一书中将探究理解为“一种有控制的或有方向的把一个不明确的情境(an indeterminate situation)转化明确情境的转化行动(transformation)。它把原初情境里存在区别但有内在联系的要素转换为一个完整的整体(a unified whole)。”^②受1998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席厄内斯特·勒鲁瓦·博耶(Ernest LeRoy Boyer, 1928—1995)发表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R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Blueprint for America's Research Universities)^③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倡导研究型大学重塑本科教育、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培养特色化、研究型、具有创造性的领导人才。荣誉教育通过研究性教学,如“专题式学习(Project Learning)”、“任务式学习(Task-based Learning)”和“讨论式教学”等,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佛蒙特大学乔伊·佩尔克(Joy Pehlke)认为,在荣誉教育模式下,荣誉计划和荣誉学院的教学意图就是为具有智力动机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和相互挑战。荣誉课程,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一个精英群体的学生展示和寻求更高水平的学术挑战提供一个可及的智力机会。^④研究性教学是一种基于探究性互动的教学方式,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师生共同参与,真正有利于实现教学相长和知识创新。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既要发挥教师教学的主导作用,同时又要注重形成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通过师生共同参与互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和主动实践。当然,研究性教学的实施需要有相应的教育组织形式,即“小班化教学”。其教学过程以学生学习为主体,开展讨论式、启发式、参与式教学。

5. 国际化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荣誉教育都非常注重和强调国际化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纽约市立大学

①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available from: <http://honors.njit.edu/academics/education-plan.php>.

② J.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NY: D.C. Heath & Co., 1938, pp. 104—105.

③ The Boyer Commission on Educating Undergraduate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R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Blueprint for America's Research Universities”, <http://www.sunysb.edu/press/021006-Boyer>, 2002—10—06/2009—01—03.

④ J. Pehlke, “The Myth of an Honors 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vol.4, 2003, pp. 27—33.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威廉·麦考利荣誉学院 (William E. Macaulay Honors College) 杰奎琳·R. 克莱因 (Jacqueline R. Klein)、丽莎·弗伦奇 (Lisa French) 等人谈到, 在麦考利荣誉学院 (MHC), 我们的学生必须至少修四门额外的荣誉课程, 他们还必须完成任何一个荣誉实习 (honors-level internship) 或具有国外学习的经验 (study abroad experience)。实际上, 他们发现, 那些荣誉学生常常同时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① 在过去的10年中, 近4000名荣誉学生远离阿肯色大学 (University of Arkansas) 校园, 去国外学习新的语言, 接触新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 为了培养领导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领袖型人才, 中国高等学校的荣誉教育同样需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 积极推动跨文化学习与交流, 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对扩大教育开放所明确提出的重要任务。2011年,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CSC) 设立了“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并且明确该项目优先支持“拔尖计划”学生出国交流学习。

二、荣誉学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过程中的困境

作为一种面向优异学生所提供的课程体系、优厚条件和特殊政策, 荣誉教育具有突出的精英教育取向、自由教育取向和交叉教育取向。荣誉学院在实施荣誉教育的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同时荣誉学院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困境。所谓困境, 就是指一系列突出的矛盾现象, 主要包括: 刚性制度与自由发展的矛盾、政策倾斜与资源不足的矛盾以及卓越目标与就业现实的矛盾等。

1. 刚性制度与自由发展的矛盾

柏拉图认为, 教育是灵魂转向的技艺 (the art of conversion of the soul), 而灵魂的卓越只有在“自由的教育” (eleutheras paideias) 和心灵的自由中才能实现。柏拉图式的自由教育是后世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或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源头。亚里士多德也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自由教育的重要性, 并且认为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是自由教育的最高目标, 而“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② 传统英国大学的最主要特征是大学自治 (University Autonomy), 倡导以学术自由和自主管理为核心的大学精神。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认为: “大学教育, 就是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③ 美国教育家罗伯特·M. 赫钦斯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1977) 在《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一书中认为, “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理解和判断的能力”, 而过分的专业化导致人的工具化, 使人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与自由。荣誉教育具有内在的自由教育取向, 因为自由不仅是个体自主性的前提和条件, 而且也是个体自我创造的动力。荣誉学院所遵循的“书院式管理、自主性学习、个性化培养、研究性教学和国际化发展”等教育教学理念, 都是为了在自由、自主和自律的氛围中培养具有卓越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精英人才。因而, 只有立足于自由教育之上, 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自由探索和自由发展, 才能实现荣誉教育所追求的精英人才培养目标。

作为我国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试验田”, 各荣誉学院的目标都是旨在培养学生的进取心、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但是, “行政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刚性制度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现行的

^①J. Klein, L. French & P. Degotardi, “More Than an ID Number or a GPA: Developmental Advising in Honors”, Honors in Practice—Online Archive, Paper 45, 2007,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nchchip/45>.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年, 第412页。

^③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4, pp. 101, 1 (preface).

选课机制、考核机制和淘汰机制,给荣誉学院的学生造成很大的学习压力。在荣誉课程的学习之外,还要参与荣誉学生科研项目、各种国际国内竞赛以及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其结果是,学生自主学习、自由探索的时间实际上非常有限。而僵化的学生工作管理和僵硬的教学制度束缚显然不利于荣誉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由探索,因而也严重制约了学生创造力训练和创新精神培养。荣誉学院的各项制度和改革与原有制度和教学运行体系纵横交错,矛盾重重。如何在针对绝大多数学生的制度框架下给荣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开拓出新的制度空间,消弭冲突,协调关系,是荣誉学院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难题。

2. 政策倾斜与资源不足的矛盾

众所周知,集中优势资源、提供特殊政策举办荣誉学院是实施荣誉教育过程中的通行举措。根据政策科学原理可知,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需要一定的财力资源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否则,再好的政策制定也会由于其是“无资金投入指令(unfunded mandates)”或者资金投入不足而造成政策执行的“中梗阻”。荣誉教育优质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是财力资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主要依赖于领导层中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广泛的社会支持。诚然,各国在举办荣誉教育过程中都承诺拓宽办学渠道、集中优势资源。在美国,荣誉教育的实施者大多为州立公立大学,其办学主要依靠公共财政预算投入。除此之外,社会捐助也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例如,200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友、时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和妻子巴巴拉·贝瑞特(Barbara Barrett),给母校捐款1000万美元建设巴雷特荣誉学院(Barrett Honors College),支持荣誉学院事业发展。但是,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紧缩政策的影响,美国荣誉学院的预算比重不断下降。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办好荣誉教育是荣誉学院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中国的荣誉教育是国家重点名牌大学引领的,得到国家公共财政专项(如珠峰计划)的扶持。获得珠峰计划支持的一部分985高校荣誉学院除了国家财政资源配置的每位学生10万元专项经费外,学校也有多种渠道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强力资助荣誉学生的科研训练和国际化交流学习。此外,一些名牌大学的荣誉学院还能够得到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例如,2014—2015年,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2008年毕业的年轻校友郑钢先后向母校和母院捐资1800万元。相比之下,珠峰计划之外的高校特别是一些地方高校在举办荣誉学院的过程中,资源不足、经费紧张的现象则较为突出,也较为普遍。

优质资源的另一方面则是人力资源,即优质师资力量。高校开展荣誉教育需要从各专业学院派出阵容强大的师资力量为荣誉学院学生讲授荣誉课程和担任学业导师,但问题是,优秀教师往往也是承担社会角色更多的教师,他们教学科研任务重,社会工作繁忙。而荣誉教育又是一项耗时、费钱、耗费精力的工作,因此,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调动授课教师、学业导师和专业导师参与荣誉教育的积极性,显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3. 卓越目标与就业现实的矛盾

作为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专为优秀本科生设计的一种个性化精英教育模式,许多荣誉学院都以“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作为院训。荣誉教育也因而被批评为精英主义的教育。南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labama)安玛丽·古齐(Annmarie Guzy)注意到,当弗兰克·R·艾德洛特(Frank R. Aydeltte)出版他的首部关于荣誉项目的著作《打破学术上的因循守旧:美国高校荣誉工作的发展》(*Breaking the Academic Lockstep: The Development of Honors Work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后,对于荣誉教育精英主义取向的指责就开始了。^①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平均主义氛围下,荣

^①A. Guzy, *Honors Composi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s*, Ames, Iowa: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2003, pp. 18—19.

誉项目更被批评者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倡导荣誉教育的学者们则回应称,民主原则和教育原则都要求让所有人能够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展其天赋,而不是向所有人提供同样的项目,于是,大多数指责也就销声匿迹了。^①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的诺姆·韦纳(Norm Weiner)教授指出,我们承认,荣誉学生是我们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精英。如果提高这些学生的生活就是精英主义教育的话,那么荣誉教育确实是精英主义的。那又有什么错呢?^②

在精英主义取向的荣誉教育实践中,高等学校荣誉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是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精英、社会精英和领袖型人才。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同时在整个社会环境的浮躁氛围以及家庭小我的现实追求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不少荣誉学生也不得不在志存高远的卓越目标与残酷的就业压力的现实矛盾之间作出妥协,最终放弃读研深造的机会而选择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如何根据荣誉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引领荣誉学生不忘初心,志存高远,不断追求卓越,也是荣誉教育过程中的一道现实难题。

三、荣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界都迫切希望能培养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发展。从中科大的少年班创办到教育部“珠峰计划”的实施,教育界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仅需要厘清实施荣誉教育的种种理念,更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从各高校荣誉学院的实践情况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三制”管理(学分制、导师制与进入—退出制);“三小”教学(“小学分”课程、“小班化”教学、“小组别”研讨);“三跨”学习(“跨学段”选课、“跨学校”学习、“跨学科”发展),等等。

1. “三制”培养(学分制、导师制与进入—退出制)

其一是学分制。形成于19世纪的学分制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的理念之上的。洪堡创办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不仅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和科研的自由,而且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包括自由选科、自由选择教师和自由转学。由此产生了现代大学中的选修制和学分制。到19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最终全面实行了学分制。荣誉教育中实施学分制,有利于建立更为开放、灵活的教学教务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的改革,完善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

其二是导师制。导师制在荣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荣誉学生应该能够与导师定期见面讨论,接受“一对一”、“面对面”的指导。美国堪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迪安奈尔·瑞斯·塔哈(Deanell Reece Tacha)认为,在正式的学习情境之外的师生互动对于荣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在培养卓越精神时,这些联系与互动具有明显的好处。荣誉学生所需要的咨询和建议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注册过程,而是在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学术机会的探究。因此,提供给荣誉学生的就不应该当下一般意义上的“导师制”,而应该是更接近于古典意义上的“导师制”。在这种情形下的教师是一个更接近于经典模式的导师,而不是当代的学术顾问的概念。^③如前文所述,荣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英国牛津大学早在十四世纪即已形成的导师制。在美国,荣誉学院都会为荣誉学生配备导师,给予学生学业上的意

^①C. G. Austin, “Orientation to Honors Education”, in P.G. Friedman & R.C. Jenkins-Freidman (eds.), *Fostering Academic Excellence Through Honors Programs*, pp. 5—16.

^②N. Weiner, “Honors is Elitist and What is Wrong with That”,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SPRING/SUMMER 2009, pp. 19—24.

^③D. R. Tacha, “Advising and interact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P. G. Friedman and R. C. Jenkins-Friedman (eds.), *Fostering Excellence Through Honors Programs*, pp. 53—63.

见和研究论文的指导。例如,克利夫兰州立大学(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曼德尔荣誉学院(Jack, Joseph, and Morton Mandel Honors College)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一名“荣誉导师”和一名“专业导师”。^①为了推进荣誉学院落实学分制,需要发挥导师在学生培养中的咨询指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聘请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荣誉学院本科生指导工作,建立新型师生关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办学水平。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威廉·麦考利荣誉学院杰奎琳·R.克莱因(Jacqueline R. Klein)等人看来,发展性咨询(Developmental advising)是在荣誉计划中常见的用于指导学生的导师咨询形式。这样的导师制是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既激励也支持他们寻求丰富的教育经验。^②荣誉学院本科教育实行全程导师制中,大多由学业导师、专业导师、常任导师和导师助理构成。

其三是进入—退出制(entry-exit system)。C.格雷·奥斯汀(C. Grey Austin)认为,对于潜在的荣誉学生的识别既应该是尽早进行的,也需要持续进行。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应该尽快得到鼓励和机会超越他人,但是预测谁能够回应严谨的学术生活的过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荣誉项目在结构上应使进入和退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③说到底,实行进入—退出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荣誉学院中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竞争氛围,促进优良学风和荣誉文化即自主选择、勇于挑战和敢冒风险的文化^④的形成,保证高等学校的优质资源切实有效地用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当然,实行进入—退出制必须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简单地说,进入—退出制包括动态地流进和动态地流出两种方式。从荣誉学院流出主要是以荣誉学院开设的基础课程成绩为考核依据。流进以学生的高考成绩或在荣誉学院基础课程考试成绩为考核依据。

2. “三小”教学(“小学分”课程、“小班化”教学、“小组别”研讨)

第一是“小学分”课程。在美国中田纳西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MTSU)荣誉学院副院长斯科特·卡尼科姆(Scott Carnicom)看来,当弗兰克·R.艾德乐(Frank R. Aydelotte)于20世纪20年代引入荣誉教育时,就是为了力图打破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僵化的、均质化的育人方式。荣誉项目的构想就是为了满足小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的需要,他们发现一般课程缓慢且枯燥,渴望参与弗兰克·R.艾德乐所说的那种跨学科的或创造性的学术工作。^⑤在课程设置上,结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和特点,设计“成功学”、“沟通学”、“领导力训练”等“小学分”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荣誉教育项目以通识教育为主,着重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包括书面表达能力、口头交流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同时也注意训练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从而为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小班化”教学。美国中田纳西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MTSU)荣誉学院副院长斯科特·卡尼科姆(Scott Carnicom)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中,荣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保存了传统的小班化和一对一的指导,这现在似乎成了一种创新。在当前的文化和经济中,荣誉就像是一个时间胶囊,保持着过去最好的教育实践。^⑥在班级规模上,美国高校中的荣誉项目大多采取小班化教学,每班的人数在20人左右(Honors classes capped at 20 students max)。例如,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即Cal Poly Pomona, CPP)凯洛格荣誉学院的荣誉课程班级规模最多20人。小班化设计的目的是让教师能够充分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从而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同时,小班化教学也有利于促进师生互动,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①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Honor Program Student Handbook”, <http://www.csuohio.edu/honors/handbook.pdf>. 2012-7-25.

^②J. Klein, L. French & P. Degotardi, “More Than an ID Number or a GPA: Developmental Advising in Honors”.

^③C. G. Austin, “Orientation to Honors Education”, in P. G. Friedman and R. C. Jenkins-Friedman (eds.), *Fostering Excellence Through Honors Programs*, pp. 5—16.

^④C. Slavin, “Defining Honors Cultur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vol. 7, 2008, pp.15—18.

^⑤S. Carnicom, “Honors Education: Innovation or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vol.2, 2011, pp. 49—54.

^⑥S. Carnicom, “Honors Education: Innovation or Conservation?”.

和交流合作能力。

第三是“小组别”研讨。在教学方法上,除讲授法之外,美国高校的荣誉教育项目非常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注重“小组别”研讨,通过专题研讨会、体验式学习,为学生提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美国俄勒冈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西奥多·G.格罗夫(Theodore G. Grove)指出,小群体动力学的大量文献为群体结构、群体规范、成员角色、领导功能、过程简易化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荣誉研讨会包括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小组,适用于现在地位稳固的群体动力学。这种研讨会拥有所有的小型工作组的优势,包括:所有成员充分参与的机会,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轻松舒适的非正式关系,催生对于群体任务的强有力的承诺,以及不断提高的关于自己学习和研讨会整体质量的责任感。^①马里兰大学荣誉学院生活与学习课程计划就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取向和研讨课程取向。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要求元培学生每学期修一门“元培平台通识课”,涵盖政治课和通识课课程要求,采取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方式,邀请北大优秀教师负责授课。

3. “三跨”学习(“跨学段”选课、“跨学校”学习、“跨学科”发展)

首先是“跨学段”选课。“跨学段”选课是基于荣誉教育制度和学分制而实现的关于荣誉学生学习内容在不同学期和不同年级的一定的选择性。同时,弹性学制也是在学分制的基础上演进形成的,可以说是学分制的另类发展和表现。学分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弹性化”的教学管理制度。大多数荣誉课程的学生都享有优先选课权(priority registration),选课系统会提前向荣誉课程的学生开放,使荣誉课程的学生可以提前选课,超前教育(acceleration),实现跳级(grade-skipping),进而可以提前毕业并且继续深造。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实行弹性学制。施赖尔荣誉学院为荣誉学生提供一种“本科一硕士一体化(Integrated Undergraduate Graduate, IUG)”项目,允许特别优秀的学生同时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允许他们把荣誉学位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合二为一,也允许部分课程替代,以缩短其毕业时间。

其次是“跨学校”学习。即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机会,通过联合培养、交流互换、学术研讨等方式,为荣誉教育提供广阔的空间。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高校荣誉学院应大力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策略,以全球化视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通过多种渠道,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国际参与意识与国际竞争能力,注重拓展荣誉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最后是“跨学科”发展。交叉学科被认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塞钦斯·伍德沃斯(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 1869—1962)于1926年首创的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指称超过一个学科范围的研究活动。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认为,交叉学科教育的思想可溯源至“前学科”(pre-disciplinary)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秉持的知识一体化和培养全人的理念。^②随着跨学科活动的专业化、国际化,交叉教育(亦称跨学科教育、整合教育)、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已深入发展,并且已成为知识创新、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交叉学科建设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美国佛蒙特大学乔伊·佩尔克(Joy Pehlke)认为,荣誉项目固有的好处包括为大学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优异学生,提高学校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声誉,提供一个跨学科的荣誉课程(an interdisciplinary honors curriculum),进而提供专题讲座和自主学习的机会,并鼓励教师和学生之间创新性和实验性的互动。^③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施赖尔荣誉学院(Schreyer Honors College)的创院院长谢丽尔·L.阿赫特贝格(Cheryl L. Achterberg)认为,“实践中的荣誉教育常常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本科生教育的学习实验室(a learning laboratory)。

^①T. G. Grove, “Leading the honors seminar: Applied group dynamics”, in P. G. Friedman and R. C. Jenkins-Friedman (eds.), *Fostering Excellence Through Honors Programs*, pp. 99—108.

^②J.T. Klei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

^③J. Pehlke, “The Myth of an Honors Education”.

荣誉学院可以测试各种教学法和评价方法的可行性和影响,并且从其结果中可以进行推广。”^①宾州州立大学朱莉安娜·查斯扎尔(Julianna Chaszar)认为,本科生科研(Undergraduate research)和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是荣誉计划中所采用的促进荣誉学生学习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为学生提供了体验知识生产的机会。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的新思维,包括“跨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y)”,在校园里与更广泛的社会中出现的趋势都相类似。^②施赖尔荣誉学院的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习交叉学科。近年来,中国荣誉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取向就是跨学科教育。其中,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实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一体化发展规划,鼓励学生选修多种学科的课程,以从事边缘学科和交叉科学的研究,培养立志献身基础学科及其交叉学科研究和教育事业的精英拔尖人才。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已经开始招生的交叉学科专业有“古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PPE)”和“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在交叉教育方面作了积极探索。

(责任编辑:蒋永华)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rough Undergraduate Honors Program: Ideas, Paths and Difficulties

QIAN Zai-jian

Abstract: Modern honors education origin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elitist education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s. The goal is to design a personalized form of education for the excellent students in order to fully meet their learning needs.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as always elitist-orient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cademy system were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is kind of elitist value orientation. The direct target of hono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innovative undergraduate talent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undergraduates in China has been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honors programs, and gradually institutionalize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educational idea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 Chinese honors education has generated certain concepts for training top-notch innovative undergraduates, including classical residential academy style governance, autonomous learning, individualized training, inquiry-based teach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honor education is to explore a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such as “three systems” of administration, i.e., full credit system, full tutorial system and the entry-exit system; “three smalls” of teaching, i.e., small credit course, small sized class and small group discussion; “three inters” of learning, i.e., inter-grade registration, inter-collegiate lea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Key words: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honors education; honors college; autonomy; individu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①C. Achterberg, “Honors In Research: Twenty Years Later”,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SPRING/SUMMER, 2004, pp. 33—36.

^②J. Chasza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Undergraduate Research in Honors Education”, *Innovations i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and Honors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Schreyer National Conference 2001*. Paper 5.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ncheschreyer2/5>.